

XU CHAOXING

徐朝兴 卷

COLLECTION OF
ARTS AND CRAFTS MASTERS
OF CHINA

王文章 / 主编 周绍斌 徐华颖 / 编著

文化艺术出版社
Culture and Art Publishing House

中国艺术研究院学术主持

ACADEMIC SUPPORT OF CHINESE NATIONAL ACADEMY OF ARTS

中国工艺美术大师全集



中国工艺美术大师全集

COLLECTION OF ARTS AND CRAFTS MASTERS OF CHINA

XU CHAOXING
徐朝兴 卷

王文章 / 主编
周绍斌 徐华颖 / 编著

图书在版编目 (C I P) 数据

中国工艺美术大师全集. 徐朝兴 / 王文章主编; 周绍斌, 徐华颖编著. — 北京: 文化艺术出版社, 2011.4
ISBN 978-7-5039-5034-6

I. ①中… II. ①王… ②周… ③徐… III. ①徐朝兴—评传②龙泉窑—工艺美术—作品集—中国—现代 IV.
① K825.72 ② J521

中国版本图书馆 CIP 数据核字 (2011) 第 048367 号

中国工艺美术大师全集·徐朝兴卷

王文章主编 周绍斌、徐华颖编著

监 制: 今日美术馆

编辑统筹: 曾孜荣 陈爱儿

责任编辑: 张劭倩

特约编辑: 洪艳

装帧设计: 杨雪娇

部分图片拍摄: 子贺 和威

出版发行: 文化艺术出版社

地 址: 北京市东城区东四八条 52 号 100700

网 址: www.whyscbs.com

电子邮箱: whysbooks@263.net

电 话: (010) 84057666 (总编室) 84057667 (办公室)

84057691—84057699 (发行部)

传 真: (010) 84057660 (总编室) 84057670 (办公室)

84057690 (发行部)

经 销: 新华书店

印 制: 北京雅昌彩色印刷有限公司

版 次: 2011 年 7 月第 1 版

印 次: 2011 年 7 月第 1 次印刷

成品尺寸: 240mm×350mm

印 张: 19.75

图 片: 118 幅

字 数: 80 千

书 号: ISBN 978-7-5039-5034-6

定 价: 280.00 元

版权所有, 翻印必究

如发现印刷装订问题, 请直接与印刷厂联系调换

地址 / 北京市天竺空港工业 A 区天纬四街 邮编 / 101312

电话 / 010-80486788 联系人 / 王永超

目录

序
王文章

5

徐朝兴大师口述史

9

徐朝兴大师艺术成就述评

45

徐朝兴大师作品

73

徐朝兴大师艺术创作年表

151

附录：徐朝兴大师作品收藏记录

156

后记

157

中国工艺美术大师全集

COLLECTION OF ARTS AND CRAFTS MASTERS OF CHINA

XU CHAOXING
徐朝兴 卷

王文章 / 主编
周绍斌 徐华颖 / 编著



总策划 中国艺术研究院 今日美术馆

主编 王文章

副主编 吕品田 张子康

编辑部主任 邱春林

编委会成员（按姓氏笔画排序）

王文章 王世襄 方李莉 孙建君 李当歧 李砚祖

李绵璐 吕品田 朱培初 朱孝岳 刘国荃 杨坚平

张道一 张子康 张夫也 何 洁 邱春林 杭 间

夏 农 赵之硕 胡守文 唐克美 常沙娜

序

工艺美术有着悠久的历史、高超的技艺和丰富多样的风格，它是中华民族造型艺术的重要组成部分，还曾是传统农耕社会里最重要的技术力量。工艺美术密切关联着制度、礼仪习俗、生活方式、审美理想，所以是过往文明的物质与精神载体，历朝历代的手工艺人为中华文明史谱写了极具智慧和灵性之光的灿烂篇章。新中国成立之后，国家重视手工艺人的劳动，当代工艺美术品大量出口，曾畅销世界一百七十多个国家和地区，不仅换回了大量外汇，而且向外输出了我们灿烂的民族文化。

工艺美术的强大生命力在于它兼具实用、审美、收藏等多种社会功能。自有人类社会始，工艺美术就既是物质生产，又是精神创造；既是经济，又是文化。许多工艺美术品类有着坚韧的生命力，如同一条文明的巨流绵延数千年不止，始终以美的形式服务于人们的生活。

工艺美术之可贵，在于它风格上多姿多彩，在品质上往往是唯我独有、唯我独精。我国的工艺美术有着自己的技术体系和造物哲学，在世界上以技艺精湛、民族风格独特而享有崇高声誉。各地的工艺美术在技艺和风格上又表现出鲜明的地方文化特色，如江南工艺的秀润雅致、北京工艺的富丽整饬、广东工艺的绮丽多彩等等，它们统一在民族风格之下，形成“万紫千红总是春”的繁荣局面。

客观地说，在“经济技术一体化”的时代，人们基本的生活需求完全可以通过新技术和新经济来解决，传统工艺美术的物质生产已不占主流地位。人们之所以仍然需要古典家具、艺术陶瓷、刺绣、漆器、玉雕、木雕……是因为它们与千篇一律的机器造物相比，凝聚着更多的文化积淀和艺术韵味。优秀的工艺美术品是天巧与人工的完美结合，它可以让我们感恩自然、怀念传统、感受人性的温暖。更何况当代工艺美术在继承传统基础上，顺应时变，不断吸收其他艺术门类的营养，已建立起一种崭新的审美风尚。富贵、高雅、单纯、明快、清新的当代工艺美术品适应着不同人群的需要，不仅现实地构成了人们身边的物质生活环境，同时还不断地影响着人们内在的精神世界。

如今，把工艺美术仅仅当作是经济行为的片面认识基本得到扭转，它的文化属性和非物质文化遗产属性得到广泛的社会认同。譬如自1979年至今，国家有关部门分五批共授予了365位手工

艺人“中国工艺美术大师”称号，这是国家给予这一群体的最高荣誉；1997年国务院正式颁布了《传统工艺美术保护条例》，全国各省市结合实际情况也制订了保护与发展的具体办法；2006年文化部颁布了“首批国家级非物质文化遗产名录”，其中超过四分之一项目是属于传统手工技能；近年来，越来越多的省市开始把工艺美术看成是可持续发展的文化创意产业资源……

为推动工艺美术事业在新的历史时期的新的发展，总结“中国工艺美术大师”这一最优秀群体的创作经验，展示他们精湛的创作成果，弘扬我国的工艺文化，中国艺术研究院与北京今日美术馆共同策划拟在近几年内连续出版大型丛书《中国工艺美术大师全集》，并于2007年9月正式启动了这项出版工程。

本丛书从获得“中国工艺美术大师”荣誉称号的手工艺人中选取符合条件的研究对象，每卷独立推出一位大师的研究，全景再现大师的生平事迹和艺术成就。整套丛书保持风格的连贯性和研究水平的一致性。各卷的主要内容包括大师口述史、专家对大师艺术成就的评述、大师作品、大师创作年表几个部分，有条件的附录大师作品的收藏和拍卖记录。

每一位中国工艺美术大师的成长都经历过数十年的技艺磨练，他们向读者娓娓讲述学艺的艰辛、创作的甘苦，还有鲜为人知的技术细节和个人传奇。这些珍贵的人生体验和艺术经验是一般理论家难以想象出来的，而这正是重构历史最可倚赖的材料，最可珍惜！专家评述部分是在完成大师口述史的基础上，站在时代高度对大师毕生所取得的艺术成就作出客观评价。大师作品图片的采集面涵盖不同时期，尽量选择那些能反映大师个人技艺成长史的典型作品。本丛书的编辑力图实现学术经典性与生动可读性的统一。

我们有幸邀请到国内工艺美术史界的多位著名专家学者担任本丛书的编委，并从全国范围内遴选出相关的年轻学者担任撰稿人。希望该丛书的出版能弥补以往工艺美术领域理论研究的不足。在一个重视文化保护与发展的思想解放的时代里，理应改变把手工技艺视为“小道末技”的旧观念，大力总结和弘扬优秀的工艺美术文化。为后人留下一部可信的史书，是编委会同仁的共同愿望。

是为序。

王文章

中华人民共和国文化部副部长
中国艺术研究院院长

目录

序

王文章

5

徐朝兴大师口述史

9

徐朝兴大师艺术成就述评

45

徐朝兴大师作品

73

徐朝兴大师艺术创作年表

151

附录：徐朝兴大师作品收藏记录

156

后记

157

一、先说的几句话

我命里注定是要做瓷碗的。我是不相信命的，但我的人生走到今天，总结下来，我相信了“命”。一个人从娘胎里出来，整个成长道路，就像故事里的人一样，是“命中”注定的。我一直没忘记年轻时的一件事。那是我二十几岁的时候，我在上垌瓷厂里有一帮朋友，年龄跟我都差不多，都是二十几岁，没有结婚。听说八都镇有个瞎子会算命，我们特地结伴从上垌跑到八都镇，去找那个算命的瞎子。没读过多少书的山里人，总想知道自己以后的命运如何。八都镇的那个算命的瞎子对我说：“哎呀，你这个人在36岁以前不是很好的，过了36岁以后会好起来的。54岁时有个跳，跳过去了又会好起来的。”他煞有介事，振振有词，好像真的那样，我也不好说什么。那时候我才二十几岁，懵懵懂懂的。现在已经六十几岁了，早已过了知天命之年，人生是走过大半辈子了。我把那个算命瞎子算了以后的一些事情回想起来，别说还真有点相像。不管那时候那个瞎子是否算出来，但我还真信了我这个做瓷的“命”。其实瞎子也算不出来人的命，命运是靠自己对机遇的把握的，只要你勤奋，你努力，你刻苦，你的命运就会有转机，好运的机会来了也就属于你自己。现在让我说过去的那些事情，那些一步步走过来的路，确实很感慨。我之所以想起我二十几岁时和朋友们找瞎子算命的事，其实是一种对命运的感慨。说出来，全当我的几句开场白吧。我们龙泉早些年在民间就流传一句话：不好好读书，长大就做碗去。在那时，做瓷碗是没文化的人做的事情，是没有出息的事情。其实做瓷碗不是低人一等，也不是没有出息，是老百姓无可奈何的一条谋生之路。不过，我确实是命中注定要与青瓷打一辈子交道的，小时候也不是没读好书，是中途读不起了，是生活所迫没办法的事情。你看我这双黑粗粗的胳膊和毛糙糙的大手，就是为这做青瓷碗长的啊。



少年时代的徐朝兴

二、在木岱村做粗瓷碗

我出生于1943年，是土生土长的龙泉人。1956年，我开始到瓷厂做学徒工，那时我才13岁，本来是应该戴着红领巾，做着美丽的梦在学校里上学的，但我却因为家里贫困才到大山里的瓷厂学做粗瓷碗的。我上小学的时候成绩是很好的，当时我父母是想供我上中学的，也好有个不错的出路。可那时候我家庭出身不好，生活很艰苦，我们家仅靠我父亲的十几块钱工资糊口，通常是中午的饭吃了晚上的米在哪里还都不知道呢。上中学对于我来说也就是个梦吧。我爷爷徐定祥原来是经营药店的，土改中被划为“商业地主”。父亲徐起蛟是个老实的生意人，不会经营生意，药店接手不久就衰落了。为了混口饭吃，父亲就把我们兄弟俩先后送进了上垌镇木岱村的瓷厂。我哥哥早我一年进的瓷厂。瓷厂离龙泉县城八十多里，坐落在上垌镇山里的木岱村，很远也很偏僻，不通汽车。我父亲带着我从早上六点走到下午四五点钟才到，一整天我踉跄地随着父亲走过了那条至今我都没有忘记的山路。就是这条山路，开始了我一生与青瓷的不解之缘。

龙泉这个地方虽小，但烧制青瓷的历史非常久远。从北宋的时候就有，到

南宋的时候就已经成规模了，方圆几百里都是烧瓷的作坊，现在的大窑就是当时一处最大的遗址。龙泉窑烧的主要是日用瓷器，窑工不仅烧造技术好，而且产品样式种类多，发掘出来的瓷片经专家考证过，质量是上乘的。龙泉百姓烧制青瓷的传统一直流传至今，尽管有时衰落，有时繁荣，但都没有断了历史脉络。我那时学烧瓷，其实是很普通的一件事，就像现在出外打工一样，就是为了混口饭吃。1956年的瓷厂是公私合营的体制，厂里是工会主席说了算的。我哥哥就领我去见他。他一看到我，就说你这么小啊，还是回去读书吧。没有收我。我父亲听说后也没办法，他很老实，就把我丢在我哥哥那里说，你在这里玩吧。一句话我父亲就回龙泉了。于是，我哥哥在做活，我就在那里玩，也没有人管我。当时厂里的条件很差的，厂房顶是用杉树皮盖的，下面垒的是泥土墙，连扇门都没有。一个厂房里面有四台车，里一个外一个，面对面的摆放。有一天，刚好有一个人没有来上班，我就上去做，实际上就是玩，反正也没人管。当时是做一道最基本的工序，就是把一个毛坯放上去拉拉正。就这个毛坯拉正一般人要学五到七天，可我一上去就能把毛坯的基本型给拉上来了。旁边的师傅就说，你这个小鬼蛮灵光的啊。后来那个师傅又跟工会主席说，这个小鬼学东西很快的，收下他吧。于是，我就被破例地留下来当了学徒。看来，我这个人命中注定是要做瓷碗的，开始就是靠玩得来的机会。

那时厂子里是做日用瓷的，主要就是吃饭用的蓝边白瓷碗和列车上用的白瓷缸等，我们还没有做过青瓷，做的都是民用的瓷器。但正是这些普通的粗瓷活，却使我熟练掌握了做瓷的

最基本的手工技艺。转眼一年多过去了。到了1958年的时候，正赶上“大跃进”的年代，全国各条战线都在放“卫星”。厂子里也是看谁的产量最多，就给谁放“卫星”。那时我是做粗瓷碗的活，手脚麻利，干活利索，技术好，是当时做碗产量最高的能手。我是利用打时间差来提高产量的。当时我们几个人比赛，是从泥巴丢下去开始比的。他们单独做一个碗是会比我快的，我比不上他们。可我做许多碗时就可以超过他们，我做碗时是两只手交替操作的，一只手忙着这边，另一只手又跟上去忙，两只手不闲着，这样我就节约时间了。一天下来后，和我比赛的人到了六点钟产量还没有完成，我三点钟就结束了。怎么回事呢，他们是一样一样干的，有时一只手会闲着的，不会两只手同时操作，这样就浪费时间了。我平时做390个碗，那天领导一鼓励，我竟做了822个碗，一下子引起全厂的轰动，放了产量大的“卫星”。直到现在我还有这样的习惯，喜欢把几件事情交替进行，打时间差。比如早上五点起床，先吃三块面包，喝一杯白开水，然后开始干活。等我爱人起来烧早饭时，我就开始泡茶。等早饭吃好了，茶水也不烫了，喝了茶马上开始工作。我不会在想喝水时才开始洗杯子，拿茶叶，烧开水，而是先做好准备。茶水烫，要等十分钟八分钟才能喝，这也是浪费时间的。不瞒你说，要是没有客人相随，我上楼都是两步并做一步走的，下楼梯时，有时都是蹦着走的。想起来，那时我能拿六十几块的工资，我哥哥比我早一年进厂，却只能拿四十几块，我是蛮自豪的。记得当时我还被评为县里的社会主义积极分子，戴着大红花到龙泉县城开过会。到现在我在“大跃进”时放的做碗的“卫星”记录，还没有人能破。

三、在仿古小组学仿古瓷

1958年的一天，我正在厂里干粗活，总厂党委书记忽然把我和另外两个学徒叫去，神秘地说领导让你们到仿古小组给李怀德师傅当学徒。那时我一点都不懂什么叫“仿古”，只知道做粗瓷碗。后来才知道，是敬爱的周总理在1957年指示要恢复龙泉青瓷生产，国家轻工业部还颁发了《关于恢复历史名窑的决定》文件，省里成立了以省轻工业厅厅长翟翕武挂帅的龙泉青瓷恢复委员会，不然的话，龙泉青瓷是不会重新恢复的。可以说，从那时起我才真正开始接触龙泉青瓷。厂里叫我拜李怀德为师，并由李怀德带领我们八个人组成仿古小组，在国家和省里的专家指导下，开始恢复龙泉青瓷传统烧制技艺，进行仿古青瓷的制作。这件事情可以说是我人生中的一次重大转机。



上垟镇木岱村徐朝兴工作过的瓷厂旧址

进入仿古小组后，我们开始模仿和参照一些古代青瓷的造型，根据专家提供的古瓷釉配方的实验数据，进行拉坯、装饰、施釉和烧制。我记得，李怀德师傅第一次叫我干的活是修一把木瓜壶口沿上面的一条棱线，很细小很精细的那种线。以前我是做粗瓷碗的，粗瓷碗不需要很精细的装饰线，所以木瓜壶口沿上的线我一直都修不好。于是，我对师傅说，这个太难了。师傅说，你现在做的是仿古瓷器，不同于做粗瓷碗，你要把心静下来，要小心翼翼的，马虎不得。师傅很严厉也很耐心地批评了我。从那时起，我在师傅的指点下，知道仿古青瓷不同于普通的粗边瓷碗，这是做精品，不是放“卫星”，要心细，要把心沉下来，不能毛糙。那时候厂子里的条件很苦，碾磨、配料、拉坯、上釉、烧制，每道工序我们都得先给师傅做下手，仔细揣摩，细心领会，不然，怎么能学到真本领。经过几年的磨炼，我在师傅的指导下，基本掌握了仿古青瓷的各种工艺和技术。有次去北京参观学习，在故宫博物院里，我第一次见到了传世的南宋时期的青瓷珍品，使我大开眼界，真正的古瓷珍品深深地吸引了我，我真叹服古人的精湛技艺和烧制技术。我暗下决心一定要做出像古人那样的青瓷艺术珍品。

我们做仿古青瓷的时候，国家轻工业部的李国桢高级工程师，中央工艺美术学院的梅健鹰教授、浙江美术学院的邓白教授，浙江省轻工业厅的劳法盛、叶宏明副总工程师等都先后来龙泉帮助我们做仿古青瓷。那是非常好的机会，当时我经常向他们请教问题，学习技术知识，知道了许多有关龙泉青瓷的奥妙。龙泉青瓷真是了不起，怪不得这些大专家都来这里搞研究、搞考古、搞鉴定。我清楚地记得，当时为了破解古代青瓷烧制工艺和技术，省考古研究所的专家还对大窑、溪口、金村等古窑址进行了深入地挖掘，采集古代青瓷残片、残器作为标本供研究单位使用。中国科学院上海硅酸盐化工研究所、轻工业部硅酸盐研究所等国家科研单位，对青瓷考古标本进行了细致的分析，研究古代青瓷的胎、釉构成的原料成分和相关数据。我们龙泉瓷厂的仿古小组，就根据专家分析出来的胎、釉成分与



17岁的徐朝兴为中央工艺美术学院的师生修坯



1963年徐朝兴在浙江美术学院与师生合影 徐朝兴（右三）、邓白（右四）

数据进行仿制和试验。1959年我们完成了制作建国10周年人民大会堂用瓷的任务，特别是以《凤耳牡丹瓶》为代表的一批仿古青瓷产品，使几乎失传了近三百年的龙泉青瓷得以延续。1960年，仿古小组仿制青瓷的新成果和新工艺不断，像青白瓷结合釉、青瓷堆花、青瓷开光、青瓷点彩、哥釉仿制和大件花瓶等，都是那两年搞成的，这些新产品胎质细腻、釉色稳定，仿制工艺和技术也接近古瓷，受到了专家的好评。在仿古小组的四五年里，我虚心向师傅学习，学会了龙泉青瓷传统烧造技艺的一整套工序，包括配方、拉坯、修花、烧成等，还帮助浙江美术学院的老师和学生们烧制作品，像李松柴、陈淞贤，当时我都帮他们烧制过作品。

本来有一个很好的机遇，我是可以在大学当教师的。那是1963年，浙江美术学院陶瓷系为配合毕业生实践教学，建了一座倒焰窑为学生烧制陶瓷，需要一个掌握制陶技术的工人去做教学辅导，于是就把我从龙泉借调到美院。当时陈淞贤教授还是学生，他们班里总共有6个学生，平时设计的作品都由我试烧。我和他们班同学相处得非常好，现在我和陈淞贤还经常来往，他现在是美院的名教授了。我本来是做几天就要走的，可是美院教学需要懂得烧制技术的工人，就索性把我留下没让我走。我当时思想很先进，是共青团员，在美院里参加教

师的团支部组织生活，到教师食堂去吃饭，享受的是老师的待遇，美院没把我当外人。当时正值三年自然灾害，没有东西吃，在教师食堂吃饭，营养比较好，本来我个子是很矮的，那时我突然长得很快，我的个子几乎全是那年长的。在美院里，我还有一个好机会，就是可以随时请教老师，学习陶瓷专业理论，尤其是那些学生，与我的年龄相仿，可以非常随意地进行交流。记得我还和他们研究和试烧过官窑的产品，美院的老师都很欣赏。四个月，美院要把我留下来当正式技术工人，专门做教学辅助工作。可不巧，我原来有一个师兄，是在仿古小组一起跟李怀德师傅学艺的，因为吃不了苦就跑回福建去了。就因为这样，我们厂的技术科长就到美院把我叫了回去。当时我家庭成分不好，领导叫我往东我是不敢往西的，如果我坚持一下是可以留在美院的，但我还是乖乖地跟他们回了龙泉。后来还有一次机会也可以离开龙泉，结果也没有走成。那是轻工业部高级工艺师李国楨在龙泉搞釉配方实验，我给他当助手协助他搞釉配方工作，我工作积极认真，他觉得我有深造的前途，就想把我调到北京，厂里还是不肯。我年轻时两次离开龙泉的机会就这样失去了。

我从美院回来后还是在仿古小组工作。50年代末，我发现青瓷制作先做模型，然后素烧，完了再翻石膏模型，不仅费时，